

寒冬的温暖记忆

□吴建

深冬时节,寒潮一场接着一场,僵硬的风尖利地呼啸着,在野地里四下奔跑。坐在办公室享受着空调呼出的暖气,竟然还感到有些凉意。于是儿时有关冬天温暖的记忆便在脑海里氤氲开来。

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早、冷得多。一进冬天,严寒几乎天天降临。那时候没有羽绒服、羊毛衣、保暖衣。整个冬天,就只穿母亲亲手做的棉裤棉袄,里面衬件卫生衣、卫生裤。俗话说:“小孩屁头三把火。”我们虽然穿得不多,却不觉得怎么冷,成天疯玩的我们早已把寒冷赶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每天一到学校,放下书包,我们就呼朋引伴,来到教室外面的南墙边,十几个孩童排成一列,挨挨挤挤,做着“挨油挤”的游戏。早到的老师也加

入我们的行列,他站在最前面,大声数着:“一、二、三——”我们便奋力向他身上挤。老师的力气可真大,任凭我们使出吃奶的气力,他就像一棵大树耸立着,岿然不动。正当我们大呼小叫想把老师挤倒的时候,老师突然一抽身,没提防的我们呼啦啦倒下一大片。我们站起身一边拍打棉衣上的尘土,一边埋怨老师耍赖,老师笑呵呵地说:“谁叫你们警惕性不高的?再来!”于是又是一番激烈的“油挤战”,十分钟下来,个个面红耳赤,脸上沁出汗珠。孩童们稚嫩快乐的欢呼声,温暖了整个小学校寂寞的冬天。

节假日我们是不会像现在这样贪恋温暖的被窝,被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的。天一亮我们就来到河边,封冻的河面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厚厚的冰面上滑冰,“哧溜溜”

一下子能滑出去五六米远。玩够了我们就用铁铲凿下一个圆形的冰块,放在地上当铁环驱赶转圈。直到手冻得发麻了,冰块也融化了才罢休。有点寒意的我们这时就去寻找红薯,野地里有农民收获后遗留下的红薯,不到半小时就能挖掘到十多个大小不一的红薯。我们在河边挖一个小坑,捡些枯柴败叶填进坑中,然后用火柴点燃枯叶,再将红薯扔到柴火上烘烤,并不时地用木棍拨弄翻烤。一会儿便飘出红薯的甜香。待火熄灭了,红薯也烤熟了,我们从火塘里取出红薯,左掸右扑,除去黑灰,放进嘴里狠咬一口,啊,外焦里糯,又甜又香,绝对比现在大街上烤的红薯好吃得多。吃上两三个红薯,便感到暖彻心扉了。

冬日最暖和舒适的该数夜晚围炉而坐的时候。每天下午不到五点,太阳已从屋后的草垛边溜下去了,鸟雀

们也扑棱着翅膀回巢了,泥土开始冰冻。这时煮好晚饭的母亲将灶膛还在熊熊燃烧的柴火小心翼翼地用铁铲铲进铜炉里。吃完晚饭,大家毫无睡意,就围坐在火炉边。父亲用芦花为我们编织毛窝,母亲则把我们穿破的衣服拿来打补丁。母亲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轻轻哼唱民谣,想不到平日里慈祥的母亲歌声竟然也很优美动听,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母亲刚一唱完,我们就缠着她再唱一首。母亲笑笑说:“不会唱了,不会唱了!”可我们不依,母亲只得又唱一支,甜美的歌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那些清贫困苦的日子。

“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这句汉朝的乐府古辞,将严冬描绘得那么肃杀。可一回忆起儿时的冬天,那温暖可以融化整个冬季的冰雪。那些消逝的冬天里的温暖时光啊,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藏、去回味。

家有茶梅待绽放

□王林军

数了数,“1,2,3,4,5,6,7”,不多不少,正好是七朵,那便欣欣然地把她们唤作了“七仙女”。

现在,“七仙女”中的大姐,卓然于最前边、最上面的一片“绿云”,二姐三姐也不甘人后,各各踩住一片云头,一左一右,紧随其后。至于四妹、五妹、六妹,或高或低,或前或后,或长身玉立、衣袂飘飘,或袅袅娜娜、舞袖低回……她们跟在三个姐姐后面,也是紧追慢赶。最古灵精怪的要数小妹,不但远远落在后边,还隐身于几片“绿云”之间,像是故意要让姐姐们着急似的,这不前边的二姐、三姐,仿佛正扭过头来,声声招呼着妹妹——敢情,这会儿“七仙女”正驾着云头,在快乐地嬉戏哩!若你俯耳过去,细听,一定还能听到七姐妹的说笑声。

所谓“七仙女”者,其实是我盆栽的一株茶梅上的七个花骨朵。这株茶梅,虽个头不高亦不大,但叶片油亮、树型优美,经我一番修剪修剪之后,更是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而自打枝叶间点缀上七个花骨朵,便又灿然一新,更加地引人注目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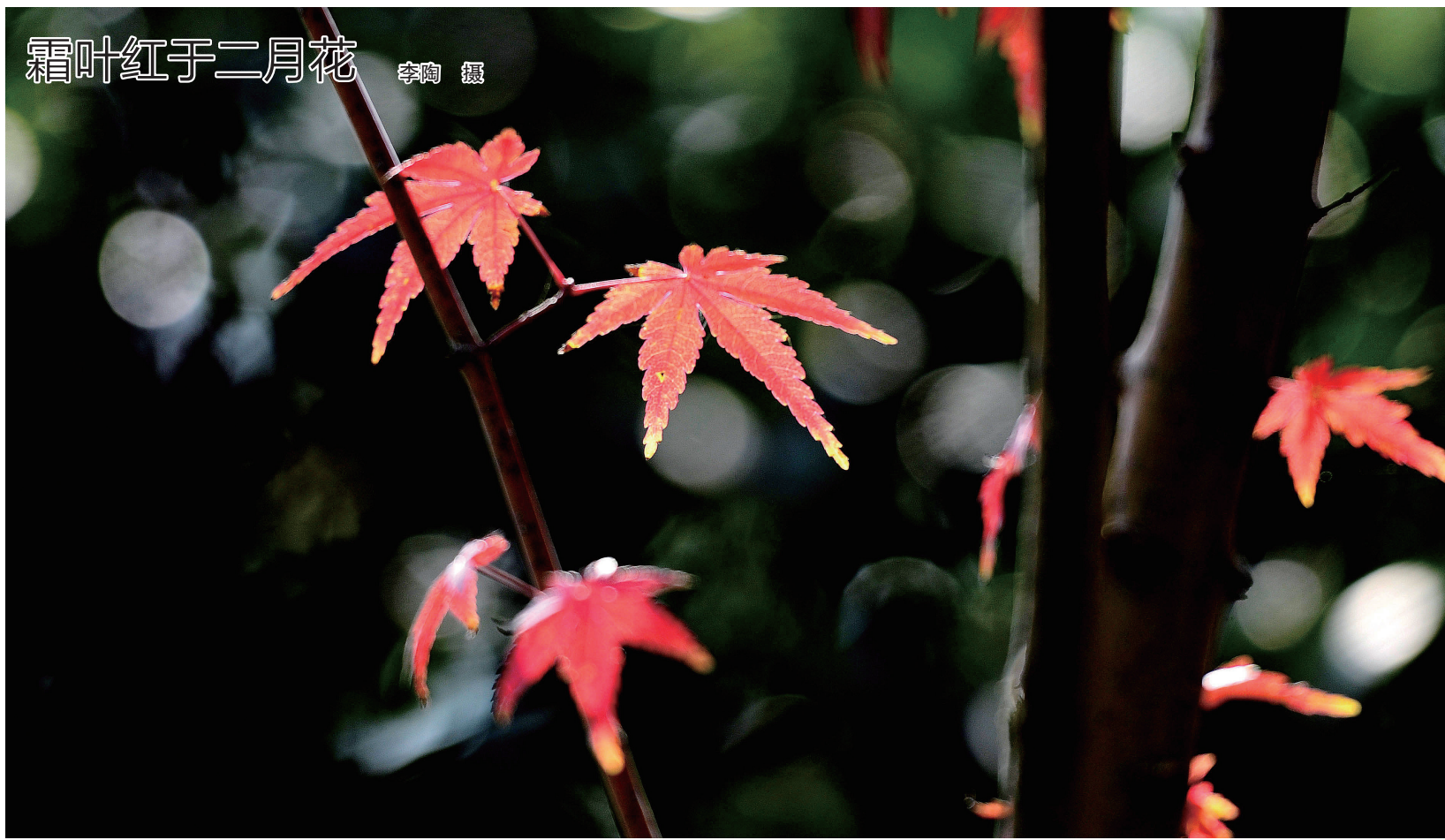
虽然一母同胞、一树同苞,虽然现在还都是花骨朵,但“七仙女”还是姿态各异,各有各的风采。大姐二姐三姐,这会儿身姿丰腴、含苞欲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各各在枝头上亭亭玉立、顾盼生辉,她们就像待字闺中的待嫁娘,只待一通锣鼓、一阵鞭炮,就能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嫁出门去,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里,灿然绽放。四妹五妹六妹,虽不及姐姐们

那般珠圆玉润、青春饱满,但也粉脸桃腮、粉雕玉琢,一个个也早已出露得风姿绰约、青春靓丽。至于小七儿,尽管年未及笄,还瘦小单薄,只在苞尖上显露一抹霞红,所谓“娉婷袅娜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却也足见是个美人胚子,将来定然也是仙姿妙态,人见人爱。

看着七个花骨朵,我已然在迫不及待地遐想着她们齐齐绽放时的美好景象了。相信到那时,“七仙女”,一个个披红挂绿、光彩奕奕,宛若一位位刚刚揭去红盖头的新嫁娘,粉脸含春、娇羞欲滴,不知该是怎样的娇媚,怎样的妖娆?她们粉墨登台,翩翩起舞:有的凌空腾跃,展衣欲飞;有的轻摆柳腰,迎风婀娜;有的曲身垂首,顾影弄姿;也有的双双联袂,盘旋翩跹……她们,又将为我上演一出怎样的《霓裳羽衣曲》?然而,七个花骨朵在枝头含苞的时间稍稍有些长,并且看样子,她们似乎还要再酝酿些时日,这未免让我等得有些心急。不过细想想,人家毕竟是“七仙女下凡”,让我这个下里巴人伸长了脖颈等等,那还不是应当应分的?

前几日,北风怒吼、风雨如晦,气候一下子就开启了江南寒冬的湿冷模式。走在寒冬里,不免让人缩手缩脚、畏首畏尾,然而想到“七仙女”年年傲雪凌霜的精神,心里也就陡长了几分精气神,于是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自然人又慢慢地昂首挺胸了起来。寒冬腊月,能不出门,当然是不想出门,好在有“七仙女”在家里日日相伴,花语、花香、花姿、花舞,想来这个寒冬,也就颇不清冷和寂寥了。

心中有花,何惧寒冬!
心中有爱,寒冬何惧!



疾病与创作

□凌金位

文学艺术做得出色的人,大多有病。国外资料显示,世界上顶尖级的作家艺术家,身心完全健康的仅占10%,90%患有各种身心疾病。

普鲁斯特自幼身体孱弱,他没有像一般大作家那样给后人留下丰盈的人生素材,其人生履历如同一张白纸,几乎在病榻上度过51年的写作。川端康成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枝一样的手臂,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气象,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童年时就患有肺结核的比安兹莱,从小就显露出他非凡的艺术天赋,10岁前后所作的画就能赚到不菲的零花钱。他瘦削的脸庞、粗大的骨节、微卷的棕色头

发,他那么的敏感,又是那么的骄傲,看上去像一只患病的天鹅。

中国也有类似事例。在古代,司马迁遭受过宫刑,卢照邻疾病缠身。在现当代,鲁迅、郁达夫、萧红、冰心、老舍等都患过肺结核。有人说,肺结核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之病”,它不仅是一个人“优雅”“细腻”“善感”的考量指标,更是一个“才情”的内在戳印。

我所遇到的作家艺术家也有这样的情形。某作家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比听到总统逝世还要感到痛心和重要。一次外出采风,某诗人看到一些产卵的鱼在发电站的水闸下徒劳地上窜下跳,痛苦地呻吟:救救它们吧,它们是怀孕的母亲呀。一个与我肝胆相照的文人,每

每看到尖锐的器具就会心生恐惧,雾霭笼罩大地的时候会感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为什么疾病与创作存在密切的关系呢?我不妨姑妄言之,无论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在人体的表现都是某一部位能量通道阻滞。这种能量通道阻滞,会使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敏感细腻的特质会得到成倍的放大,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会发生改变,他们在心灵幽深的世界里体察到常人无法体察的心灵秘境与人间疾苦。还有,由于疾病的困扰,作家艺术家省去了许多庸俗的应酬,变得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使得他们具备别出心裁的才思来搞创作。因为患病,使得他们无法将有限的精力用于艺术创作之外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作家

艺术家防止外人干扰他们的“静电屏蔽”,疾病成了他们“幸运的痛苦”。

章太炎在日本的一次即兴演说中说:“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学问、成大事的人,必得精神病。”弗洛伊德则在更早的时候放言:“一切艺术都有神经病的性质。”

是啊!蚌病成珠,积羽成舟,身体和心情都不太愉悦的人才有可能酿造出精神的酒浆。他们用羸弱之躯、纤敏之心创作出精美玉般的艺术品,殷实了这个世界的精神财富,而那些精通世事、游刃有余的人,习惯将一己之肉身养得富足通泰,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反而还觉得这些人可笑、可怪。

遥祭金庸 漫谈武侠

三味夜话(51)

□林杰荣

寒风拂过了令人唏嘘的凄凉之意,清扫着逐渐落寞的江湖,今夜星光冷,今夜英雄远,今夜,我们谨以文学遥祭逝去的金庸先生。

区作协主席高鹏程以周志强的《金庸:错位的传奇与卑微者的召唤》一文为引子,引出金庸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与豪情恣意的后半生,引出现实世界精神困乏的凡尘世相与江湖世界苦于坚守的英雄悲歌。

高鹏程认为金庸之所以创造了一个江湖世界,在于其前半生的不顺遭遇,想改变命运甚至改变社会而不得,看着喧嚣浮尘与一股股社会的浊浪,金庸心里有怨,手无寸铁

的他只能拿起笔,无奈而坚定地试图叩开人们心中被遮掩的那扇门。

不可否认,金庸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之所以受众多读者拥趸,主要是他的小说满足了很多现实境遇生活并不顺利的那一部分人的幻想,而这一部分人,其实也正是大多数人。在没有英雄的时代,他的武侠作品成全了多少人对英雄的想象与期盼。他笔下的英雄往往是从小人物一步步成长起来,艰苦的环境没能剥夺他们坚守的心,匹夫怀里有家国。

沈潇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严谨的科学家反而最爱看金庸的小说,或许这是助他们减压

的有效方式,或许,除了有趣,金庸的小说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值得他们回味的东西。他认为从纯文学的视角而言,金庸的小说并不见得是好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好的文本才能流传于世。

杨洁波对金庸不同阶段的武侠作品展开了评价,以传统文学的视角表达了对其武侠小说故事构架、人物刻画等方面的看法,认为其武侠小说已达到了类型文学的一定高度,其后所出现的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

陈礼明认为金庸的小说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一则与其当时的生活环境相关,一则由于金庸的国学、历史功底扎实,其小说较好地融汇了古代章回

体小说的精髓。同时,对于现在的孩子偏爱看网络小说而甚少翻阅金庸小说等传统类型小说表示担忧和可惜。

虞燕、李则琴、陆幼君等纷纷谈到了金庸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刻画,认为金庸小说人物大多形象立体饱满,性格层次丰富,既有还原历史之真实感,又不乏成人童话的梦幻感,读之往往令人深陷其中,难辨真假。

《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此封笔,这便是宣告了一位作家的“逝去”,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留下了宝贵的15部武侠作品,广受市井大众的喜爱,也必将传之于后世。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作家的“永生”?

雪窦山 文艺季刊

2018年冬季刊要目

小说绿地

- 盗墓者.....虞燕
- 花样.....杨洁波
- 重逢.....蒋静波
- 撞车.....俞悦

散文长廊

- 情怀 亲爱的李卓立.....陈峰
- 失鼠七天.....童优佩
- 清月如水茶香.....陈旭波
- 追寻契诃夫四十年.....盛常国
- 印象 兑糖客人(外三题).....俞赞江
- 亲人三题.....汪知羞
- 我的小学时代.....应旗立
- 行吟 深秋登白岭.....洪珏慧
- 旅行中遇到的两个女人.....沐小风
- 淌过老街的念想.....陆幼君
- 溯源 日本曹洞宗之源.....袁国松

新诗时空

- 反复之间(组诗).....南慕容
- 我在明溪的青石上读书写诗(组诗).....原杰
- 失眠的叶(组诗).....陈礼明
- 脊梁(组诗).....高鹏程

评论书屋

- 冲天高飞的风箏.....原杰
- 遭遇博物馆.....高鹏程
- 是什么阻挡了幸福.....张桂佳
- 谁的山河袈裟.....岑凤

主办单位: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南山路53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126.com
电话:(0574)88502656